

## ■“大系”里的宁波④



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的《蚕织图》局部。

## 1 《蚕织图》里的细节

黑龙江省博物馆的《蚕织图》，入藏经历颇为传奇。

该作原收藏于清宫，有《石渠宝笈》著录。后经溥仪携出，带至长春。抗战胜利时，画卷散落民间。1983年，重新被发现。

当时，画卷拥有者是大庆油田的工人冯义信，据其口述，此卷是他舅老爷留给他父亲的，曾砌入家中夹墙保存。得知古画价值后，冯义信毅然决定捐献国家。

入藏时，《蚕织图》经故宫博物院著名书画鉴定家徐邦达、刘九庵、王以坤等鉴定，一致认定为清宫旧藏，并当场定级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从画面看，《蚕织图》共分24段，每段下方有楷书作“文字说明”，传为高宗吴皇后所书。

24幅画面依次为：腊月浴蚕、清明日暖种、摘叶体喂、谷雨前第一眠、第二眠、第三眠、暖蚕、大眠、忙采叶、眠起喂大叶、拾巧上山、箔簇装山、焗茧、下茧约茧、秤茧盐茧瓮藏、生缲、蚕蛾出种、谢神供丝、络垛纺绩、经鞣罅子、挽花、做纬织作、下机入箱。背景用长屋贯穿，绢本设色，摹画精细。

卷尾还有元代郑子有、鲜于枢，明代宋濂、刘崧，清代乾隆、孙承泽等9家跋语，钤有孙承泽、梁清标与清宫玺印40余方。

《蚕织图》细节丰富，如“挽花”一段所绘提花机，上有花楼、中有目板、下吊铅锤。花楼上坐一少年，正忙于挽提经线，机前坐一妇女，准备投梭。上下呼应，动作紧张而和谐。

又如“忙采叶”一段，画面共五人，架梯子上树采叶二人，挑叶二人，皆跣足。只有右侧一老者坐于树下，手摇蕉扇乘凉。

全卷所绘70余人，翁媪长幼，皆着宋服。他们所穿的服制与《宋史·舆服志》中所载庶民幞头和衣着皆可对应。除了表现养蚕，画家还加入了戏耍、哺乳等场景，使长卷内容富有生活气息。

## 图像中的耕与织

男耕、女织，在图像里如何表现？请看《耕织图》。

《耕织图》是一个合并起来的概念，实际上分两卷，一卷耕作图、一卷蚕织图，由南宋宁波人楼璩进献给高宗皇帝。

楼璩所作原图现已不存。后人知道的是，宋高宗赵构看了很开心。这两卷反映农事的画作正好符合他重农劝农的本意，于是他一边给楼璩升官，一边吩咐画院临摹，生产了很多副本。

现存最早一卷，也是后来南宋留下来的唯一耕织图，是现藏黑龙江省博物馆的《蚕织图》，只留下“织图”的那一半。该卷完整收录于“中国历代绘画大系”《宋画全集》，目前正在宁波美术馆展出。

元代程棨摹本《耕作图》和《蚕织图》，是完整的《耕织图》，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，收录于《元画全集》，也在宁波展出。

《耕织图》以小窗格形式，一格一个场景，描绘四季流转中的男耕女织。它是对农业社会事无巨细的反映。

这幅作品的意义不仅仅是“世界上第一部农业科普画册”，更是对土地、对人民的朴素关怀。

## 2 《耕作图》里的农耕生活

如果说《蚕织图》主要展现女子形象，《耕作图》则更显“阳刚”。

以现藏弗利尔美术馆的元代程棨摹本《耕作图》之《耕作图》为例，画面共21幅。依序为：浸种、耕、耙、耖、碌碡、布秧、淤荫、拔秧、插秧、一耘、二耘、三耘、灌溉、收刈、登场、持穗、簸扬、舂、春碓、簸、入仓。覆盖从播种前的浸种、翻耕整地、播种施肥、除草，到收割入仓的水稻种植完整过程。

每图右方有小篆书写的楼璩原诗，旁附正楷小字释文。每幅图的空白处还有乾隆用楼璩原韵加题的行书诗各一首。

第一幅“浸种”中，农夫正在将储存的稻种装入竹篓放进水中。

《耕作图》还是农具的写生，耙、耖、碌碡等一些后世较为少见的农具，都在画面中留下具体形象。“灌溉”一幅，出现了汲水的桔槔和龙骨车，证明早在宋朝，这一农具已广泛应用于农事之中。

## 3 说之不尽的图像“耕织”

“耕织图”在中国，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。

带有耕织趣味的图绘，自战国青铜器上就有表现。汉画像石、画像砖、敦煌壁画一路“传习”。据载，北宋宫廷延春阁两壁，曾绘农家养蚕织绢甚详，反映朝廷对农业的重视。

楼璩向宋高宗进呈《耕织图》，可以说投其所好。根据楼璩之侄楼钥所作题跋，楼璩献图也是对高宗“下务农之诏”的反馈。时任临安安於潜县令的楼璩“笃意民事，慨念农夫蚕妇之作苦，究访始末”，所绘耕、织二图，将“农桑之务，曲尽情状”。

楼璩还为每幅图作了一首诗，进呈原图后，仍有家藏副本。在他去世后，其孙楼洪、楼深发起，将耕织图诗刻石，侄子楼钥书丹，以期长久保存。现天一阁藏有耕织图诗残石两块，1928年出土于灵桥门附近。因残石有诗无图，且文字大部分磨灭，不能确认是否为南宋原物。

南宋以后，“耕织图”摹写不衰。除了收入宋元画全集的两套，传世版本还有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梁楷款蚕织图15幅、赵孟頫耕织图诗，明代仇英本耕织图、明宋宗鲁刊耕织图等。到清康熙乾隆三代，经统治者的推崇与包装，耕

“收刈”一幅至后，为收获场面。妇女和孩子走进水田帮忙劳动，再由农夫将谷物挑到晒谷场晾晒。谷物脱粒和清选是在打谷场上进行的，农夫们手持连枷，在宽阔的场地上击打禾稼。

最后几幅，“簸扬”中的农人用簸箕颠动谷粒，借风力扬去糠秕和其他杂物。

根据画中乾隆所题序文可知，这套《耕织图》有耕作图和蚕织图两卷，原藏圆明园多稼轩以北的贵织山堂，乾隆曾令画院临摹刻石。

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，《耕织图》被劫，原图失散。直到1973年，弗利尔美术馆出版《中国人物画》，将程棨《耕织图》收入其中，世人始知这套《耕织图》便是当年从圆明园流散到国外的中国文物。

所幸，乾隆时期摹刻的《耕织图》石刻虽被英法联军破坏部分，仍有23方存世，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
织图迎来“二创”的高峰。

其中，康熙命宫廷画师焦秉贞参照楼璩版本绘制耕织图，亲自作序题诗，颁赐臣工，成就了《御制耕织图》这部清代殿版画中最负盛名的作品。此外还有冷枚、陈枚所作耕织图，雍亲王耕织图，乾隆在清漪园（今颐和园）打造的“耕织图”立体场景等。自耕织图取材的“周边”产品，则有漆雕屏风、瓷器、墨锭、扇面、年画等。

耕织图不仅在中国农业图像史上大放异彩，对日本、朝鲜乃至欧洲也产生过深远影响。15世纪末《耕织图》传入日本。足利义政时期，便非常流行用《耕织图》中的元素制作屏风画。

日本现存耕织图传本主要有伊泽八郎的纸本淡彩《耕织图》、狩野永纳翻刻的明版《耕织图》，后者存有楼钥孙子楼构所作《耕织图题记》。耕织图影响还波及江户时代的浮世绘。

2022年8月底，“宋韵耕织园”在宁波鄞州东钱湖镇俞塘村建成，从《耕织图》里走下来的“碌碡”“初秧”场景在山谷复现。相关场面，使游客在体验田园山居的同时，感悟四时流转、岁月轮回，实现人与自然的深入交流。记者 顾嘉懿